

我心中的超女

四川威远矿工之女李小萍,家徒四壁,穷且不坠青云之志,以683分考入百年名校浙江大学,本已负债两三万元的父母借遍全村只得两千元,距高昂学资尚远。我在央视《共同关注》看到后即致电小萍,表示愿捐四年学费,不料被她拒绝,曰在我之前已有宁波一孙姓善人认捐。我感动,两日后再次致电,表示愿赠她四年生活费,又被她拒绝,因孙老伯也已表示生活费一并负担。当日晚些收到小萍短信,寥寥数语,最动人处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像你们一样尽我所能帮助别人”。

我唏嘘之余,将此事告知央视一老友,于是《社会记录》派记者赴四川采访了小萍。播出那晚,我坐在一个喧闹的酒吧看电视,记者问她为何不多接受资助为父还债,以尽孝道?小萍安静回答大意如下:

我父能在矿上背煤已属有幸,尚有许多同学家境更差,且没有央视报道,无人认捐,更需要帮助。我们不贪。

人一生道路很长,一次违背道德就会有第二次,所以一次都不能有,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

我想帮助的李小萍帮助了我。那天看完电视,我成了李小萍的粉丝,我比照“盒饭”“凉粉”的意趣给小萍的粉丝起了名——“平凡”。我很高兴自己不是第100万个“盒饭”,而是第一个“平凡”。

现在说说超女们,中国(也许还包括外国)的各大唱片公司、发行商、彩铃运营商、影视制作商、书商,以及各种盒饭凉粉玉米商,可能



名人博客

新浪网博客频道

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脱下明星的包装,走出名人的光环,卸下智者的头衔,也许,只有在日记中,“平凡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至少,是相对的真实……

还有钢笔铅笔圆珠笔商已经全体总动员,准备迎接这几个小女子呼风唤雨而来的金钱盛宴。我已亲眼见识了在我10米之内正在讨价还价的数桩好生意。

我想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会很快见到这几个可爱的小姑娘,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让她们和李小萍见见面,她们是同龄人,她们有共同点:虽然未经世事,但看起来都很坚定。小萍本来并不愿宣扬我们的事,但我告诉她:佛

说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你被点燃了,就应该努力去点燃更多的人,你点燃了更多的蜡烛自己也不会燃烧得更快,为什么不呢?小萍说“好”,平静而朴素。

这之后,她们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李小萍要去学制药,要让更多的穷人看得起病;超女们要去挂牌卖票行走江湖,要让更多的富人高得起兴。希望她们都能一路走好。

李小萍让我学到了很多。超女们,尤其是围绕超女风暴周边的种种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比如我一直热爱且无数次讴歌的蔚蓝大海一旦发生海啸后带来了多少垃圾和狼藉。超女们没有错,主办方也没有错,商人们更是天经地义。他们只是在已经满身铜臭的兵马俑胸前增加了一枚花香扑鼻的纯铜勋章而已。

我说我要写文章,朋友们说你螳臂当车!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成语?可见螳臂当车有它的意义!

书生对商人的阻击贯穿了人类的历史并且没有一次成功,但每一次螳臂当车留下的尸体恰恰拼成了一种叫艺术的东西。艺术是什么?就是一种愉快而赔本的冲动。

超女们,在一个没有灯塔的年代里,希望你们点亮心灯,以梦为马,热爱音乐,歌唱美好。这个行业有许多丑恶,但也有一些生生不息的追求被一代代真正的音乐家坚持下来。小萍,我是我心中真正的超女。你好好去浙大读书学习制药,我们会为了你们好好做音乐,海啸还会再来,还会退去,我们清理垃圾,坚守家园,直到被彻底淹没。

高晓松/文 音乐制作人

她们是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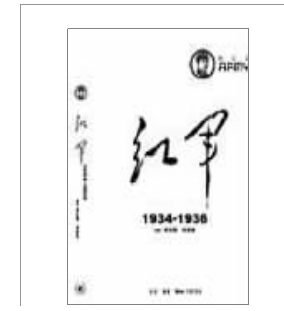
长征前夕,在瑞金曾有过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次体检是专门针对女性红军干部的。由于预料到未来的突围转移将对非常艰难的战斗环境,考虑到妇女的体质问题以及精简队伍,将一百多名参加体检者刷掉一大半,只剩二十多名女红军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领导夫人,中央红军最后统计有三十名女红军被批准参加长征,而其中客家女性有十二人。

这三十名女红军中完整走完长征的人都成了军队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起众多的男性红军,她们幸运得多,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即使是最普通的身份。

当时红军中关于性别的外在区分是很不明显的。那时候女红军都穿着宽大的军服,几乎看不出女性的特征。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女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况:1935年,红军到达甘肃小镇哈达铺,当地妇女见到长征中的女红军都万分惊奇,不敢相信眼前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手枪的人真的是女人。后来把女红军带到家里,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才消除疑虑。

长征途中打仗自然是男红军的主要任务。女红军只有在遇上特殊危急的情况下,才要打仗。但她们在长征路上的各种琐碎的任务很多,一点都不比男红军轻松,同样也会遇到生命危险。

女红军的身份一般是“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这个称谓在长征初期非常流行,后来却不常使用了)。



纪实文学

师永刚 刘琼雄 著

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女红军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走前走后”,通常是:前一晚了解部队第二天的宿营地,然后早起提前出发,提前到达目的地,筹备好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

但并不都是顺利的时候,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当地群众却躲起来,把粮食密藏,女红军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于是又得想办法去寻觅躲藏的群众,费尽口舌动员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如此来回折腾,反而累

得还要走在队伍的后面。这就是“走后”。

如此“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加上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她们也无奈地形容自己其实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作为“政治战士”,女红军除了一路上扩军,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和筹粮筹款。粮和款是红军的命根子,那么多战士要吃饭,而粮食除没收、征收土豪的之外,还得用钱购买老百姓的粮食才能尽量满足要求。这种经济工作也就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女红军们每到驻地,安排好伤员,便要马不停蹄地去完成这些神圣而又紧迫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累、最想休息的时候,她们却仍在忙碌。

这支人数不多的红色娘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红军的规定是把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每个人给八块光洋,寄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女红军来说则更增加了难度。

中央红军的三十名女红军,除了三名同志因为各种情况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几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产生了爱情,完成了婚姻大事。有三名女红军贺子珍、陈慧清、曾玉在路上生产分娩,留下了红色后代。

“蜜年”期

上天对我是如此宽容和厚爱!钟庆东时常会对生活的某一个角落说。对天气说,对窗外大街上的人群说,对香皂盒说,对马桶说,也对自己说。钟庆东时不时的还要拉着罗小云,一同品味过去。但是罗小云已不记得。比如,钟庆东说:“那次上课回答问题,是你替我解了围……”罗小云会说:“哦,我不记得了。”钟庆东说:“还有一次我不小心碰掉了你的文具盒,你对我与对别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隔了不久别人也碰掉了你的文具盒。”罗小云说:“是吗?别人碰了我记得,可是你那次我没印象。”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如果钟庆东纠缠不休,罗小云是会有那么一点点不耐烦的,但是钟庆东也不会因此而懊恼。他觉得,一个女人,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成为你的妻子,也还是保留或多或少的一些自尊和虚荣的,不大可能会毫无城府地完全承认她当初对你多么有好感或干脆就是爱你。

不过话说回来,钟庆东在独处的时候,也会偶尔冒出一点头头相信罗小云是说了实话的,就是说,她不记得,或者说,她没感觉。否则,又怎么解释罗小云直到高中毕业也没能同自己在一起,而鬼使神差认识了一个什么跟她撞了自行车的男人?可是,钟庆东接下来想,她对自己说了实话,不正说明她是爱他的么?

现在,罗小云的工作已经从邻县调回了本地,在县计生局做了一名秘书兼打字员。虽然不是卫生系统,却比邻县的卫生防疫站环境好多



都市小说

于晓威 著

收获杂志社友情推荐

高中三年,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钟庆东高考失败,自此两人断了联系。时光流转,他们再次相遇,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

了,工资也多了一些。钟庆东越来越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生活会越过越好的。

每天下了班,钟庆东和罗小云两个人一起下厨做饭,两个人都不是炒菜的好手,做起什么来也并不是快手快脚,但好在是两个人一起做,就有了一种亲昵嬉戏的味道。他其实是把人们常说的“蜜月”期,过成了“蜜年”期。

有一天傍晚,已经到了下班做饭的时候,罗小云还没有回来。钟庆东等了一会

儿,有点儿着急,就给罗小云的单位打了电话,没人接。钟庆东只好自己走进厨房,心神不宁地做好了一顿晚饭。快要吃饭的时候,罗小云回来了。钟庆东问:“你到哪儿去了?”罗小云走进客厅,“单位有一份材料明天急着用,我在加班打字。”钟庆东想了一想,说:“你也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让我好等。”罗小云说:“打字室里没有电话,我想给你打的时候,其他办公室的人早已下班走了。”钟庆东把饭菜摆到桌子上,说:“下次再有回家晚的事情,最好给我打一个电话。”罗小云走上来亲了他一下,说:“好啊。”

钟庆东不知道,他这样要求罗小云,其实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更大的麻烦。下一次的时候,罗小云倒是把电话打回来了,告诉他,单位有一个饭局,需要应酬,晚上就不回家吃了。将近晚上十点的时候,钟庆东在家里坐不住了,他感到了一点儿焦灼。

他关掉了电视,偌大的房间,寂静中透出冷漠、单调、呆板。钟庆东走进阳台,隔着玻璃看外面大街上的车来车往。“她到底和什么人吃饭?吃的是什么饭?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钟庆东知道罗小云夜间是不敢独自骑自行车回家的,她一定会打车。于是他把目光转向楼下花园小区的大门口,那里偶尔会有不同形状的轿车从远处驶来,慢慢停下。钟庆东盼望着有那么一辆出租车,从里面走下来罗小云。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总有十一点了吧,他看见一辆有出租车标志的轿车,停在门口,里面急急匆匆走下罗小云。

两张假钞

侦查日志 2

地点:建设新村70栋3号房;该房为一进两小间,南北向老式平房。住户为祖母、孙女两人,祖母瘫痪在床,孙女叫常艾艾,现在市54中初中204班上学。搜查时天阴,光线中等。初步了解:祖孙二人都清楚死者倪红梅的卖淫事实。但她们还是感到突然,无法接受死亡的事实,谈话无法进行下去。

倪红梅,1966年生,高中肄业,原市绢纺厂工人,1983年顶替进厂,在精纺车间任过小组长、质检员,得过两次厂先进、一次市先进生产者荣誉。据反映,该女性情温和,与邻居关系良好,群众对其卖淫事实也不反感。主要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太差,婆婆瘫痪多年,女儿亦住院多次。

在检查遗物时发现一本旧书内夹着两张百元新钞,疑为假钞,带回检验。其他无异常。

当晚刘、李再次勘察了案发现场。在没有照明的条件下,室内光线充足,而且闪烁不定,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现已查明,室内遗留的纸团血迹与死者无关,可以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有可能是鼻血。问题是罪犯为什么故意留下这些线索?决定继续研究死者的笔记本。

×月×日

从今天起,我要把从前的每一点快乐,每一分一秒的美好时光都从脑袋里挤出来,写下来,留给我的艾艾。让她知道,妈妈即使在最灰暗的日子里,内心也是向着光明的。

其实艾艾比我做得好。从她12岁生日以后,她就变了一个人,甚至比我还要懂得体



悬疑小说

曹征路 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死于何因?

贴。我相信这是苦难的赐予,可是我又有点担心,毕竟她还只有12岁啊,她不该承受这些。而她做到了。

每天,她都早起,倒痰盂,搞卫生,洗漱,然后做早饭,安排奶奶吃过后,才去上学。中午饭,有时是我留下的,有时还要自己做。晚上更要自己动手料理一切。

婆婆还是在怨恨我,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凶了。从前连碗都不让我碰,嫌我脏,所以都是艾艾伺候她。但擦洗艾艾就帮不上,她搬不动她。那我

就不能不咬紧牙关,怎么恨怎么骂我都听不见,我要是不给她翻身不给她擦洗,那一身肉还不早烂完了?艾艾见我这样,慢慢地就主动过来打岔,我明白这孩子是心疼我了。

只要我在家,她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话题,没完没了缠着说,好像一停下来,这个家就没了活力,而她就是全家的发动机。我知道她是操心我,怕失去我,可她的神经绷得太紧了,她才只有12岁呀,而且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由于先天性的心肌功能不全,动过大手术,别的女孩已经“抽条”了,有的都初潮了,可她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呱呱呱地说,没完没了地说,为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哈哈大笑。

有时她也跟我报报账,说她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告诉我哪个超市的东西实惠。家里的钱现在都是她管着,一家三口的低保金,还有我的每一笔收入都是她管着。这是我安排的,我给她办了一张卡,有一点就往里存一点,只有她自己能取。我身上一概不留钱,做这一行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抢被抓。我必须给她留下所有的钱,生活费、医药费、学费,这样我的屈辱才是有效的。但我无意间培养了一个理财高手,她告诉我,她把大部分都转成了七天自动转存的储蓄,她的卡上也不留多少钱,万一被抢了怎么办?她还计算过,半年期、一年期和三年期怎么倒换着存才能利息最高。这孩子聪明。

她还是笑,尽可能让我也笑。我也必须笑。在家笑,在外更要笑。听说市领导在提倡微笑,说微笑是我们这座城市表情。如果评比,我得表情冠军。